

世界名著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哈代集 01 朱炯强 编选

还乡

〔英国〕托马斯·哈代 著 王之光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哈代集 朱炯强 编选

还乡

〔英国〕托马斯·哈代 著 王之光 译



上海三所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还乡 / (英) 哈代著; 王之光译.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5.7

ISBN 978-7-5426-5163-1

I. ①还… II. ①哈…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7520 号

还乡

著 者 / [英国] 托马斯·哈代

译 者 / 王之光

总 策 划 / 贺鹏飞

策 划 / 乌尔沁 赵延召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特约编辑 / 郭挚英

装帧设计 / Metis 灵动视线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252 千字

印 张 / 27.5

ISBN 978-7-5426-5163-1/I · 1024

定 价: 39.80 元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编委会

主 编 柳鸣九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守仁 丹 飞 史忠义 宁 瑛 冯季庆 朱 虹

刘文飞 李辉凡 陈众议 陈绍敏 罗新璋 贺鹏飞

倪培耕 高中甫 黄 梅 黄 韬 谭立德

主编助理 赵延召 乌尔沁 张晓强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

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的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则主动提出由其承担“文库”的出版任务，以期为优质文化的积累贡献一份力量。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的建设，颇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我倍感欣喜。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辨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

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英国文学的一代宗师——哈代

朱炯强

1928年1月16日，伦敦的西敏寺大教堂外，人山人海；西敏寺内，哀乐阵阵，庄严肃穆，英国伟大的诗人和小说家托马斯·哈代的安葬仪式正在隆重举行。抬扶哈代灵柩的八个人中，除了英国首相和反对党领袖以外，全是当时英国文坛上最有名望的精英，他们是：约翰·高尔斯华绥^①、詹姆士·巴利爵士^②、艾德蒙·高斯爵士^③、萧伯纳^④、吉卜林^⑤和豪斯曼^⑥。英国皇室也专门派代表参加葬礼。从此，这位杰出的英国诗人和小说家就宁静地长眠在西敏寺的“诗人之角”。在那里，自从1870年安葬小说家狄更斯，1892年安葬诗人丁尼生以来，哈代还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作家。同时，为了纪念这位从多塞特乡间升起的文学巨星，人们还把他的心脏安葬在诗人的故乡多尔切斯特的斯丁斯福特教堂的墓地。

1月18日，哈代的遗孀弗洛伦斯在伦敦一家杂志上发表了一首哀悼诗人之死的诗，其中几行说到了当时的葬仪：

西敏寺把他高尚的灵魂

引进自己神圣的殿堂，

哈代的遗体在“诗人之角”安放；

① 高尔斯华绥（1867—1933）：英国小说家和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② 巴利（1860—1937）：苏格兰小说家和剧作家。

③ 高斯（1849—1928）：英国诗人和批评家。

④ 萧伯纳（1856—1950）：英国剧作家和批评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⑤ 吉卜林（1865—1936）：英国诗人和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⑥ 豪斯曼（1859—1936）：英国诗人。

为了让乡亲缅怀，他的心脏，
安息在他家乡
一个可爱的地方。

升阶——视觉升阶——文学文国英

题图

这位享年 88 岁高龄的英国文坛巨星是在熠熠光华中陨落的，然而，他那漫长的一生又是怎样过来的呢？

哈代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英国南部多塞特郡从事建筑谋生的平民百姓。1840 年，也就是中英鸦片战争爆发那年的 6 月 2 日，这位未来的英国诗人和小说家就降生在祖父四十年前建造的屋子里。

小哈代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玛丽（1841 年生）、亨利（1851 年生）、凯蒂（1856 年生）。玛丽和他相差不到一岁，是他的童年玩伴，而另两个弟妹却几乎是另一代人了。两个妹妹长大后都成了教师。弟弟亨利继承父业，和老哈代一起从事建筑业。

1848 年，邻近的乡绅马丁先生和他的妻子朱丽娅·奥古斯塔为了造福村民，办了一所学校，“以便让劳动阶级的子弟受教育”。学校一开办，小哈代就去上学了，那时他才 8 岁。

哈代上学的这所学校，虽系私塾，但很正规，他不仅学习历史、地理等一般科目，还学习写作、阅读和美术。

回到家里，他母亲还要给他增补一些阅读篇目，如德莱登翻译的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作品，约翰逊的小说，等等。但这孩子更喜欢《海之子故事集》和《战争史话》之类的书刊。

此外，哈代的祖母对他的童年生活也很有影响，这位慈祥的老人是个讲故事的能手，对孙子溺爱，掏尽了积聚在脑海中的见闻。哈代的小说和诗歌中许多神秘的和动人的情节，不少都源于他依偎在祖母膝下时听来的故事和传说。

哈代的父母十分关心哈代的学校教育。在马丁太太的学校学习了

一年后，他们决定把他送到多尔切斯特镇上的一所学校。

在学校里，他学习拉丁语、法语，很喜欢读历史小说，特别是司各特和大仲马的作品，常常使他爱不释手，如痴如迷。他也读莎士比亚的戏剧，但不是欣赏其中的诗行，而是了解故事情节。他对《哈姆雷特》有点“不满意”，认为在第一幕中公鸡一啼，鬼魂就消失了，令人失望。哈代当时的童心，该是可想而知了吧。

除了酷爱读书之外，音乐也是哈代的一大爱好。有时，他会在某一个乡间庆祝活动或家庭舞会上和他父亲一起拉琴助兴。有一次，他连续演奏了四十五分钟还不肯停止，直到舞会的女主人不得不夺下他的琴弓。

然而，在这段时间里，最好的学校乃是多尔切斯特小镇本身。它为哈代提供了新旧两个方面的思考材料，对他以后的人生历程和创作道路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1856年，哈代16岁，学业已经结束，必须考虑日后谋生的职业，他不想当教师，也不希望跟父亲一起搞建筑——弟弟亨利长大后可以继承父业。大家都认为他很适于当牧师，有时候，他自己也有这个想法；但那意味着必须进牛津或者剑桥大学，还需要一大笔无处筹措的学费。其实，对于儿子日后的生计，父母早就有所考虑了。父亲认识一位多尔切斯特镇上擅长修建教堂的建筑师——约翰·希克斯先生。有一次，哈代跟随父亲去修理一座古堡，遇见了希克斯。这位建筑师发现哈代什么都懂，很惊讶，他建议哈代参加他的测量工作，进一步测试他的能力。结果，希克斯非常满意，他认为少年哈代资质聪颖，天赋深厚，很有前途。老哈代付了40英镑的费用，为小哈代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师徒合同。就这样，托马斯·哈代和莎士比亚一样，16岁离开了学校。“环境”让他开始了建筑行业的学徒生涯。

1861年夏天，哈代学习建筑已经五年，该开始自立了。

1862年4月17日，哈代只身来到伦敦，把两封亲友给他写的介绍信投寄出去。还算幸运，一位建筑师收到他的信后，马上把他推荐

给正在寻找助手的建筑师亚瑟·布洛姆菲尔德。布洛姆菲尔德比哈代年长十岁，在建筑方面造诣很深，擅长绘制和建造哥特式建筑，不久前被选为建筑师协会主席。5月5日上午，哈代正式到布洛姆菲尔德的绘图所上班了。他在这里工作了整整五年。

在伦敦这个大英帝国的首都，他有机会听到、看到、了解到城市生活的阴暗面和上层社会的一些内幕。

大城市在艺术、科学等方面的繁荣也磁石般吸引着哈代。在憎恶社会的阴暗和人生的丑恶的同时，酷爱音乐的哈代也畅游在艺术的海洋里。

然而，哈代更醉心于对知识的追求。1862年夏天在伦敦开幕的世界博览会，尽管由于阿尔伯特亲王的去世而逊色，但盛况仍不亚于1851年那次，它显示了十年来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印记。博览会期间，哈代每星期总要去参观两三次，一次两三个小时，甚至整整半天。博览会上，最吸引哈代的是画廊。来伦敦以前，他根本没有见过一张真正的油画，见到的只是黑白印刷的仿制品，而在这里，他不但看到了英国最好的作品，还欣赏到了法国、德国、荷兰等国的名画。这激起了他对艺术新的兴趣，他曾跑遍伦敦各个博物馆，到处查阅资料，并于1862年5月12日写完了古今欧洲各画派的系统摘要。

在知识的海洋里奋力搏击的哈代，对本职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因而深得布洛姆菲尔德的赏识，1862年11月，他推荐哈代参加建筑师协会，当上了会员；并让哈代协助他撰写论文，参加英国皇家建筑学会的银质奖章论文比赛，论文的题目是《现代建筑中彩砖和赤陶的运用》。1863年3月，评选揭晓，哈代荣获奖章，但由于“学历欠缺”，评奖官员扣下了他应得的10镑奖金。同年4月，他设计的乡间别墅获得皇家电话总局建筑师威廉·泰德提出的设计奖，得到3镑奖金。他用这笔奖金买了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和一套古希腊戏剧集。

到1863年6月，即抵达伦敦后的第十四个月，哈代已经完全投

身于自我教育的狂热中，如饥似渴地阅读维多利亚时代作家的作品和《泰晤士报》等报刊。晚年的哈代回忆说，他当时认为，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可以学习；只要不怕困难，只要选准材料，连文学家的文体和技巧也可以在书中学到。他把这些想法告诉他的朋友霍勒斯，霍勒斯在赞扬的同时，告诫他说：真正的文体源自作者的思想，要真正认识一位作家的文体，必须首先了解这位作家的思想。同时，他还进一步忠告他：要学好写作，光注意文体是不够的，千万不可把别人的方法或句子“硬插进自己的文章，要善于自己构思，要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唯其这样，“你才能在文风上自成一体”。

1864年年底，哈代似乎正处于精神上的十字路口。他一方面佩服建筑界能够运用新的材料，创造出既表现传统风格，又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杰出成就，希望当好一名艺术家似的建筑师；另一方面，对于文学的爱好激起了他当作家的强烈愿望。他在写给巴斯托的一封信中说，他正在思考“如何以笔作为武器，投身到人生的奋斗中去”。

1865年3月，哈代给《议事杂志》投寄了一篇短篇小说，题目是《我怎样给自己造了一幢屋子》，这可能是他作为文学家的最初尝试。小说发表了，哈代拿到3镑15先令的稿费。

不管怎样，这篇喜剧小品的发表可以算是他在文学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他并不为此兴高采烈，但得出了“这个世界并不鄙视我们，而忽视了我们”的结论。25岁生日那天，他陷入了沉思：莎士比亚25岁时已经为伦敦剧院创作了伟大的悲剧，济慈写了那么多光辉的诗篇，去世时才25岁，和他们相比，自己“太无所作为了”。他感到沮丧。那天，他在笔记上写道：

今天是我 25 岁生日。心情并不愉快。我觉得我似乎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却碌碌无为……

从这天开始，他的人生又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诗方面开始系统地“自我教育”。

他手头有本《英诗金库》，是 1864 年该书刚刚问世时霍勒斯送的；接着，他自己又连续买了《从乔叟到丁尼生的英国文学》《标准发音辞典》《韵律字典》和《英国文学手册》等书籍，还购置了《人人爱读的诗人》丛书和斯宾塞、弥尔顿、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人的诗集。他反复研读所有这些诗集，作了大量的眉批、注解，还记下了自己的心得感受。

在这些诗人中间，对他影响最大的要推华兹华斯、雪莱、拜伦和济慈。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特别是那著名的序言一直吸引着他。他对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极为推崇，认为其中某些篇章是英国抒情诗中最脍炙人口的，特别是对拉克·莱曼的描写，尤其绘声绘色，惟妙惟肖，达到了完美的境界。雪莱的《哦，世界！哦，生活！哦，时代！》也是他最爱读的一首抒情诗，《伊斯兰起义》让他爱不释手，而济慈和哈代一样，出身低微，自学成才，他生活中的悲惨遭遇以及青年夭折，像他的诗一样感动着哈代。

年轻时的丁尼生曾经是济慈的真正继承者，可惜进入中年以后，他一头扎进维多利亚时代的上流社会，专写歌功颂德的《国王叙事诗》，与其早期作品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哈代对他颇有些不屑一顾，当然谈不上什么影响。布朗宁的诗没有矫揉造作的词藻，读起来朗朗上口，在对主题的选择、对话的形式等方面对哈代产生的影响似乎只见于哈代晚期的作品。

对于美国诗人，他认为爱德加·爱伦·坡的短篇节奏明快，富有音乐美，也耐人寻味；惠特曼的《草叶集》诗体简洁，不落俗套，有吸引力。

到 1863 年 6 月，即抵达伦敦后的第十四个月，哈代已经完全视

1866年，斯温伯恩^①的《诗歌与民谣》问世。斯温伯恩比哈代略大几岁，他诗歌中那种令人陶醉的音乐性曾使牛津的大学生们吟诵不辍。有一次，哈代有幸听到他在伦敦朗诵他自己的诗作，以至于终生难忘，多少年后，“耳边还在回荡着当时的诗句”。

经过这段时间对各家诗歌的刻苦钻研和自我教育，他非常重视选词和字义的运用，注意恰到好处地使用家乡的方言，注意语言的简洁明快。从1865年到1867年，他试着写了三十多首诗，其中有一首《中性的乐音》非常优美，这首诗表达了情人失恋时的哀怨、烦恼和痛苦，文字简洁，真实感人，后来深受评论家的赞赏。

几个月后，他又写了一首好诗，原题是《虚构》，后来定名为《沉思的少女》。

这首诗作于1866年10月。它既写景，又写情，层次、意境都有独到之妙，以丰富的想象力揭示了少女内心的秘密，足以说明哈代在诗坛上学步时就已经显示出非凡的才华。

哈代曾把自己的诗作投寄许多杂志社，但总是被一一退回。十年来，他虽然受到生活的鼓励——一篇论文获奖，一项设计得了3镑奖金，一篇小故事发表后带来3镑15先令收入——然而，初恋的失败，当建筑师的违心，诗作未能发表，都使他郁闷、烦躁，影响了他的健康，特别是五年的伦敦生活，都是在刻苦工作和顽强自学（每天晚上六个小时不停地阅读）中度过的。精神上的郁郁寡欢和过度的劳累使他的身体日趋衰弱。布洛姆菲尔德不得不建议他回家乡休息一段时间，争取早日康复。说来也巧，就在这时，哈代收到希克斯先生的来信，请他在伦敦物色一名助手去多尔切斯特工作。哈代权衡再三，最后决定自己去。1867年6月底，哈代告别同行，把行李、书籍和诗稿留在伦敦寓所，踏上了返回家乡的归程。

现在，哈代又踏上了五年前每天走过的道路，清晨穿越田野，沿着小路到多尔切斯特镇希克斯事务所上班，下班后原路回家。乡村清

① 斯温伯恩（1837—1909）：英国诗人和评论家。

新的空气，新鲜的牛奶，早晨和傍晚的步行，很快使他的脸色出现红润，体质和精力得到恢复。这时，写作的念头又在他心中窜动了。既然写诗得不到命运的赞许，那么还是写小说吧。“我了解乡村生活，又去过伦敦。我可以凭借自己的经验，写一本打动人心的小说。”他把这本书定名为《穷汉与小姐》，别出心裁地称它是“社会主义小说”——一个人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新名词！此外，还加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副题：一个没有情节布局的故事，带有一些新创作的诗句。这个副题后来删去了。

该书从 1867 年秋天动笔，次年 1 月完成初稿；接着又修改了五个月，到 6 月 9 日才把手稿誊清完毕。

这部小说是否具有自传的性质，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哈代把自己在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与丰富的想象艺术地揉合在了一起。应该说，这是一个颇有“情节布局”的故事，内容相当曲折。

然而，这部小说没有问世。

三

1870 年 3 月 7 日，哈代搭车前往濒临大西洋的北康威尔，去实地了解圣·朱丽奥教堂的破损情况，以便制订一项修复的计划。他凌晨出发，到达该教堂的牧师住宅时，已是暮色沉沉。由于牧师突然患病，牧师太太在他身旁照顾，接待哈代的是牧师的妻妹，一位健康、活泼的金发女郎。经过一整天长途跋涉的哈代，一见她那健美的身姿和活泼的神情，顿感精神一爽，忘却了旅程中的劳顿。这位金发女郎就是后来成为哈代妻子、共同生活了将近 38 年的爱玛·欧文·吉福特。

爱玛于 1840 年 11 月 24 日出生在普里茅斯，只比哈代小几个月。父亲是律师，爱玛是他最小的女儿，很受宠爱。

她出生在一个“非常重视知识、修养和教育”的家庭，母亲死后，家道中落。姐姐海伦嫁给卡德尔·霍尔德牧师后不久，爱玛就寄住在姐姐家里，两年后遇见哈代。

爱玛为人热情，性格爽朗，有理想，爱音乐，周身上下洋溢着一种青春气息，连同她那健美的体魄、丰满的胸脯、明亮的眼睛、金黄的头发，这一切的魅力都使哈代对她一见钟情。哈代和爱玛陷入了爱河。

从1871年到1873年间，哈代连续发表了《计出无奈》等三部小说，引起了文坛的重视。当时的一位领袖人物莱斯利·斯蒂芬^①对《绿林荫下》非常满意，尤其赞赏作者描写农村风光的散文体文笔。斯蒂芬是大作家萨克雷的女婿，在伦敦一家重要刊物《康希尔杂志》担任编辑。他思想进步，很注意发现文学新人。他特地写了一封信给哈代，信的最后是这样写的：

如果你还在写小说，有意在我们的杂志上发表，敝人极愿效劳。

1873年7月2日，他匆匆赶回家，开始写作《远离尘嚣》。三个月后，即10月1日，斯蒂芬收到哈代寄来的前十二章的书稿。他读后立即复信哈代，不但当即提出小说连载的合约，并且明确表示从翌年1月开始连载。

《远离尘嚣》于1874年问世后，立即赢得了评论界异口同声的称赞。它不仅畅销英国，还风行美国，使美洲大陆的读者第一次知道了托马斯·哈代这个名字。有人还把它当作是名作家乔治·艾略特的化名之作。

《远离尘嚣》使哈代告别了建筑生涯，是他走上文学道路第一块最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作者不仅善于描绘田园风光，还善于细致

① 斯蒂芬（1832—1904）：英国评论家、哲学家和传记作家。

入微地展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从中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值得一提的是，在创作该小说的过程中，作者始终得到斯蒂芬的帮助、鼓励和指导。斯蒂芬恰如其分地提出修改的意见，还亲自对作品加以删节、紧缩和润色，使整部小说在保持原稿风貌的同时，更显得紧凑、流畅。从这部小说的脱稿到出版，哈代深深感到，他需要一个既了解他，又有良好文学素养的人的帮助和指导。斯蒂芬成了哈代在文坛上振翅高飞时的良师诤友。

距1870年3月哈代与爱玛邂逅相爱，已经四年多。他们都34岁了。哈代已经在文坛站稳脚跟，经济上有了相当的改善，他们该结婚了。

1874年9月17日，在爱玛的叔叔艾德温·吉福特牧师的主持下，他们举行了婚礼，随后横渡英吉利海峡，去法国欢度蜜月。

《远离尘嚣》之成功，销售之快，简直出乎所有出版商的意料。到1875年1月，第一版的一千册已经抢购一空，接着出了略经修改的第二版。因此，斯蒂芬请哈代为《康希尔杂志》再写一部连载小说。可是，也许是存心让斯蒂芬大吃一惊，哈代没有写田园式小说，而是写了一部在他所有小说中最充满矛盾的《伊莎贝塔的手》。故事描写一个活跃在上流社会的女诗人，一个出身于贫困的仆役家庭的年轻寡妇。她的身世秘密一直不为人知，但又一直处于被揭露的边缘。作者着重描写主人公的内心波澜。这部小说发表后，评论界觉得莫名其妙，读者更是迷惑不解，插图家苦于无法用画笔勾勒出人物的精神世界，而最感失望的当然是编辑和出版商。尽管这部小说总的来说并不成功，但还是反映了一部分社会真相，真实地描写了一个生活在并不真正属于她的社会的女性的内心世界。

其间，有一家名为《绅士》的杂志也向他约稿，哈代答允了，但送去的不是小说，而是一首有点喜剧式的诗《新婚之夜的火花》。这首诗于1875年11月在该刊发表，但反响寂然，从而又一次埋藏了哈代写诗的热情。